

玄幻世界录卷二

黄

玄
幻
之
界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着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的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目 录

第 一 章	白刃红颜	(1)
第 二 章	火焚晶宫	(16)
第 三 章	浮云掩月	(24)
第 四 章	销魂毒瘴	(42)
第 五 章	浮云上人	(55)
第 六 章	钱塘异事	(70)
第 七 章	稀世奇珍	(84)
第 八 章	凤凰争巢	(98)
第 九 章	神射争风	(109)
第 十 章	幻箭初现	(125)
第十一章	弦断弓存	(144)
第十二章	柔发神功	(158)
第十三章	太阴素女	(174)
第十四章	天山取箭	(184)
第十五章	故布疑阵	(198)

第十六章	玄弓之谜	(212)
第十七章	泉雄现身	(228)
第十八章	藏珍之搏	(243)
第十九章	玄弓之断	(251)
第二十章	意外之变	(263)

第一章 白刃红颜

崇明散人气乎乎地道：“关你什么事？”

金蒲孤道：

“假如此言属实，我想请你把刀全部还给她，这样我确知修罗刀再也不会落入他人之手，才能甘心引颈自戮！”

崇明散人一心只想叫金蒲孤速身死，所以毫不考虑地道：

“可以！现在你可以自己割下脑袋了！”

金蒲孤对黄莺道：

“黄姑娘！请你把刀收起来，别再让你爷爷偷去当赌本了……”

黄莺见金蒲孤把最后一柄刀自动地拿出来，以为他决心自杀全诺，心中一酸，眼泪汪汪地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答应要陪我去畅游天下的……”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不错！你向令祖告别一声，我们这就动身……”

此言一出，举室大征，黄莺只要金蒲孤不死，什么事都不在乎了，连忙抱了一大捧修罗刀退到旁边。

刘星英与刘月英十分失望，崇明散人暴跳如雷，只有白婢

娟冷笑一声道：

“姓金的！你好狡猾的手段，我只道 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才相信你的话，谁知你依然是个贪生怕死的卑劣匹夫，凭你这种居心，刘素客然不得修罗刀，也不见会输给你……”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你这话说得太没有理了，崇明散人输给你们四柄修罗刀，并没有从你们手中赢回来，以实情而论，那四柄刀还是属于你们的，既然刀在你们手中，我为什么要死呢？”

崇明散人怒叫道：“放屁！你明明看见是我胜了那局棋而赢回赌注……”

金蒲孤一笑道：

“不错，可是你再想想，那局棋并不是你赢的，是我告诉你布下那一子，因此这局棋并不能算你胜……”

白婵娟脸色一变冷笑道：

“姓金的，难得你想出这么一个绝主意，道理上算你胜了，可是你不要得意，你把那四柄刀还给我们，我跟散人再赌一场！”

金蒲孤微笑道：

“这个我可作不了主，刀是属于黄姑娘的，肯不肯还该由她来作主……”

南海渔人连忙道：

“不错！散人刚才已将刀的所属权交给黄姑娘！应该由她来作主！”

黄莺摇头道：“不错！刀是我的……”

白婵娟厉声道：

“你爷爷已经输给我们了!”

黄莺一笑道:

“那是爷爷的事,你们问他要好了!”

白婵娟斜目一瞥崇明散人道:

“散人!你怎么说?”

崇明散人脸色变得铁青,厉声叫道:

“小莺!你……我养育你一场!却落得如此对我……”

金蒲孤笑道:

“散人!你们的家事慢慢再说,照今天的现状来说,你有四柄刀没有收回,当然我就无须刎颈以践诺,什么时候你从那群女子手中收回修罗刀,我就什么时候割下脑袋……”

白婵娟怒声叫道:“臭小子,你……”

金蒲孤摆摆手,阻止她的叫骂道:

“你不必叫,也不用闹,更没有理由向崇明散人要刀,因为你们并没有把刀交给他,因此我可以想这四柄刀还是在你们手中,当你们找到四柄刀还给崇明散人时,马上可以找我要脑袋!”

白婵娟脸色一变,忽然又忍了下来,咬着牙说道:

“好!你等着吧!我马上就把刀收回来……”

说完,她脸色忽然转为和缓,以低柔的声音道:

“黄姑娘!你爷爷欠了我们四柄修罗刀,你知道他是个很耿介的人,假如他拿不出来,一定会很难过,他对你那么好,你忍心使他难过吗……”

声音极为轻柔,充满了感情,金蒲孤大为着急,连忙叫道:

“黄姑娘!不要听她的话,好是在用惑心的邪术……”

白婵娟不理金蒲孤的叫吼,继续用动人的声音道:

“黄姑娘，你知道你爷爷多么爱你，你的父母死得早，是爷爷把你养大的，你们祖孙二人在岛上相依为命，你不能使他伤心……”

金蒲孤见黄莺双目紧闭，颊上布满了泪水，好似受惑已深，心中大为着急，可是白婵娟不容他出言阻挠，立刻又接着道：“把修罗刀拿过来，这样才能使你爷爷安心！”

黄莺紧闭双目，如梦如痴般地慢慢向前走去，金蒲孤正想拦住她，白婵娟已沉下脸道：

“姓金的，她已中了我的天方迷音，你只要碰她一下，她立刻会呕血而死！”

金蒲孤闻言一惊，果然把手抽了回来。

白婵娟又回复温柔的声音道：

“黄姑娘！你是个乖孩子，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把刀还给我们，你爷爷就会高兴了……”

金蒲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黄莺走过去，由一捧修罗刀中抽出一柄递出去，白婵娟微感意外道：“不是一柄，是两柄，你爷爷一共欠我们四柄……”

黄莺以梦一般的声音回答道：“我知道！我的手匀不开，只好一柄一柄地拿……”

白婵娟才笑了一笑，朝白素容点了一下头，示意她前去接刀，白素容立刻走到黄莺身前，伸手准备接刀。

南海渔人按捺不住，正想挥动渔竿，却被金蒲孤拦住了，轻轻一叹道：

“前辈！由她去吧……？”

白素容的手刚握住刀鞘，黄莺忽地脸色一变，修罗刀脱鞘而出，白光闪处，白素容的身子已被砍为两截！

众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白婵娟，失声叫了起来道：“黄姑娘！你是怎么啦？”

黄莺睁开双目，眼中充满了怒火叫道：

“你胡说，爷爷对我坏极了，他把我关在这个死地方，不许我离开一步，否则就要杀死我，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死的……”

白婵娟脸色乍变，连忙一闪身退出好几步，黄莺挥着刀要追过去，竺绛姿却因为胞姊惨死，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刚好迎着刀光，身子也拦腰被砍为两截！

金蒲孤大惊失色，连忙叫道：“黄姑娘，不要伤人！”

幸而他叫得快，旁边的刘星英才幸脱腰斩之危，崇明散人厉声吼道：

“贱婢！你疯了……”

口中在叫着，身形却从另一个方向冲去，立刻闪在晶壁之内不见了，白婵娟脸色也为之大变，急声叫道：“老奴才，快带两位小姐退出……”

天山逸叟一直像木头人似的呆立在棋枰旁边，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对他毫无影响，直到白婵娟的叫声发出后，他才像箭也似地纵身而起，挟着刘月英，翼护着白婵娟，急追在崇明散人的身后隐去了！

金蒲孤自然不能对自己的师父下手，所以他的长箭已搭在弓上，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退走！

黄莺这时才由迷惘中惊醒过来，看见地上血淋淋的两俱尸体，哇地惊叫道：

“我杀人了……”

克卿一阵急响，她怀中抱着的修罗刀洒了一地。

金蒲孤走了过去，厉声斥责黄莺道：“你怎么那样狠毒，一

下子就杀了两个人……”

黄莺用手掩着脸哭叫道：“我不知道……”

金蒲孤怒道：“你怎么不知道……”

黄莺但哭不语。

南海渔人却轻轻一叹道：“她是真的不知道……”

黄莺边哭边道：“是啊！我从来也没有杀过人，刚才那女人说的话，不知怎么使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刺激得我只想杀人……我怎么真的杀人呢……”

说完竟是号啕大哭起来，这一来把金蒲孤也弄得怔住了，南海渔人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道：“好了！黄姑娘！这怪不得你，这两个人虽然是死在你的手中，却不能算是你杀她们的……”

黄莺喜形于色，傻怔怔地道：“不是我杀的？”

南海渔人庄容道：

“不错！严格说来，那个叫白婵娟的女子是真正的凶手，她对你施行惑心术，使你的神智陷入昏迷的状态中……”

金蒲孤摇摇头道：“她并未受惑，否则一定会听人家的话，把刀交出去了！”

南海渔人轻轻一叹道：

“老弟！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黄姑娘在惑心术的催眠下，早已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可是那姓白的女子自己没弄清实际的情况，说错了话，才使黄姑娘蓦然惊觉过来……”

金蒲孤怔了一怔，回想刚才的情形，忽然明白了，原来黄莺已经受到白婵娟的催眠了，却因为白婵娟自作聪明，强调崇明散人对黄莺是多么慈祥，不想他们祖孙之间，感情已坏到极点，这一说反而引起了黄莺的愤怒。

惑心术原是运用人本身的思想，引导走上岐路，可是白婊娟不明就里，刚好走上她相反的思路上。

因此才激起黄莺强烈的反感，把她从惑心术中警觉而出迷境，再加上白素容要去拿她的刀，才白白地送了一条命！

至于竺绛姿死得更冤枉了，她拼命进袭，只是触发了黄莺自卫的本能，挺刀一挥，溅血于修罗刀的利锋之下！

把前因后果都想通了，再看到黄莺楚楚可怜的样子，心中立生歉意，遂也柔和地道：

“对不起！黄姑娘，我错怪你了，这两个人的死不是你的错……”

黄莺还是在半清醒的状态中，本身并无主见，悠悠地问道：“真的与我没有关系？”

南海渔人大声道：“不错！你根本没有杀人！”

黄莺的脸上慢慢敛起了戚容，轻轻一笑道：“那就好了，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我活到这么大，别说是杀人了，连一只小蚂蚁都没有踩死过……”

南海渔人脸色一松，朝金蒲孤轻叹道：

“老弟！真危险，差一点黄姑娘就被你逼死了，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禁不起你疾言厉色的刺激！”

金蒲孤脸上一红，默然无言，沉思良久才道：

“这个白婊娟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

南海渔人也道：

“是啊！据我所知，弈仙白荻从无兄弟姐妹，这个女的可有点来路不明，而且她还懂得惑心术，刘素客是怎么把她网罗来的呢？”

金蒲孤又想想道：

“刘素客能够驱使大批的高手为他所用，完全是靠着惑心邪之功，这个女的既然也懂得惑心术，应该……”

刚说到这里，他忽然一拍脑袋叫道：“糟了！我们放过一个最好的机会！”

南海渔人微异道：“老弟！你说什么？”

金蒲孤一叹道：“那个白婊娟就是刘素客的化身，我们居然当面被他逃过了……”

南海渔人想了一下才叫道：

“不错！难怪我瞧着她有点面善，她若是穿上男装，安上胡子，与刘素客是一个样子，这个老狐狸怎么想得出装成这个样子来……”

金蒲孤颓然道：“他一定是想到我们要对付的方法了，所以才预留了一步退计……”

黄莺莫名其妙地道：“你们要用什么方法对付他？”

金蒲孤叹道：

“刘素客是个大坏人，我们早已决定只要见到他的面，不论用什么手段都要杀掉他，谁知道这狐狸也防到这一手，居然隐起本来面目，改以女装出现！”

南海渔人哈哈一笑道：

“老弟不必后悔。这次虽然给他逃过了，以后还有机会的……”

金蒲孤摇头道：“不可能了，以后他绝不会与我们正面相见！”

南海渔人笑道：

“那也没关系，就算我们以后失败在他手中，只要他被我们吓得改扮女人之事传遍天下，也足可叫他没有颜面见人了

.....”

金蒲孤却沉重地道：

“前辈想得太乐观了，我们恐怕很难有机会把这件事去告诉天下人！”

南海渔人一惊道：“他还有什么狡计可施吗？”

金蒲孤道：

“目前我无法预测，但是我相信他绝不会就此罢手，他到岛上来的目的是为了修罗刀，现在十二柄修罗刀都落在我们手中，他会放我们安然离去吗？”

南海渔人正想开口。

金蒲孤却用手一拦道：“听！这是什么声音？”

南海渔人侧耳静听，远处传来一阵轰轰的闷响，像是在打雷一般，脚下也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

黄莺忽然变色惊叫道：“不好！爷爷在炸宫了！”

金蒲孤连忙问道：“炸宫？怎么炸法？”

黄莺道：

“爷爷在水晶宫的四周都安了炸药，他说假如有一天此地被外人侵入而无法抗拒时，他就会点燃引线，放进海水，将敌人生葬其中……”

刚说到这里，隆隆之声更响，而且还夹以哗哗的声响，好像海水已开始灌进来，金蒲孤惊道：“我们快冲出去吧！黄姑娘，哪里是出路？”

黄莺道：“没有用，这里是最低的地方，出路都被海水堵死了！”

金蒲孤急声道：“无论如何也得拼命闯一下！”

说着就要往祟明散人等退走之处冲去，黄莺却一把将他

拖住叫道：

“不能去！你冲上去，我们死得更快，现在四处门户紧闭，水进来得还慢一点，你假如把门冲开了，海水一下子涌进来……”

金蒲孤果然被她说得不敢妄动。

南海渔人却道：“黄姑娘！除了海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埋伏吗？”

黄莺道：“没有了……”

南海渔人笑道：“那怕什么？老朽在水中可以两三个时辰不换气，只要你们闭住呼吸，我负责把你们拖上海面去……”

黄莺摇头道：

“这不是呼吸的问题，我在海里可以四五个时辰不出来换气呢！那是指浅海而言，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面上两百丈深处，光是海水的压力，就可以把我们挤成一片薄薄的肉饼！”

这一说使得南海渔人了也怔住了，他是个会水的人，自然懂得水压的厉害，以人体所能抗受的压力，最多也只能及于六七十丈的地方，再潜深一点，就会七孔流血，深至两百丈，压成肉饼倒不是夸张之说！

金蒲孤看看南海渔人的脸色，知道他也没办法了，不禁愕然问道：

“那我们在此地等死了！”

黄莺苦笑一声道：

“由于室内空气的阻力，可以维持到一刻工夫，海水才能注满此地，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若是想不到逃生的方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南海渔人长叹一声道：“真想不到我一辈子称雄海上，最

后会死在水里!”

金蒲孤却泰然说道:“前辈不必自怨自艾,死生由命,我们倒不如利用这片刻的生机,为生命作最后的挣扎!”

南海渔人摇头道:

“还有什么可挣扎的呢?你不知道水的力量多大,我在年轻时,曾经向海水挑战过一次,尽力向下潜,结果在八十三丈的地方,连毛孔中都被压出血来,现在要抵抗两百丈的水压,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

金蒲孤却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抬头道:

“假如血肉之躯,绝对无法抗受深水的压力,那深海中有许多鱼类是如何生存的呢?”

南海渔人道:

“那是它们的身体组织不同,体内有一种自然的抗力,足以抵消巨大的压力,所以它们到达浅海之处,反而会因外界的压力消失而死亡!”

金蒲孤道:“这就是了,假如我们也能找到了一种内在的抗力,就不怕水压的侵逼了!”

南海渔人道:“老弟!你是在说梦话,那种抗力是天生的,我们从哪儿去找?”

金蒲孤摇头道:

“不然!人只要肯动脑筋,天下无不可能之事。黄姑娘!这屋子四周的晶壁是从哪儿找来的?”

黄莺道:

“我不知道!这是原来就有的,质地非常坚硬,就因为它能抗受水压,爷爷才用来作为建造水晶宫的材料……”

金蒲孤眉头一展道:

“只要是原地生成的，我就有办法了，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块完整的水日，体积要大得容下我们三个人！”

黄莺走到屋子中央道：“这脚底下的一块就是！”

金蒲孤道：“那我们赶快动手，把它割下来，剜空中间，大家躲进去！”

南海渔人道：“老弟！你的想法固然不错，可是用什么方法去割呢？”

金蒲孤微笑道：“崇明散人造水晶宫时，用的是什么工具呢？”

一句话将大家都提醒了，三个人立时动手，将地下修罗刀各拾起一柄，利用锋利的刀刃，刹那间已经起出一块丈许见方的晶砖，由于时机紧迫，他们下手不敢怠慢，晶砖起出后，金蒲孤又开始在上面剜了一个椭圆形的洞，然后将中间雕空，成了一个大水晶方匣！

这时晶室的四周都开始向里进水，巨大的水压震撼着晶壁，好像要把墙壁挤破一般。金蒲孤的动作更快了，他把晶壁的四周尽量削薄，直到里面宽敞得足足容下五六个人的余裕，他仍是不肯歇手。

南海渔人急得直催道：“老弟！快一点，再慢可来不及了！”

金蒲孤不理他，直到室中积水盈尺，他才歇手，叫黄莺与南海渔人先钻进去，他自己却脱下了上衣，赤着背脊，先将衣服与身上的弓箭等物放进去，南海渔人却突地叫了起来道：

“老弟！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首先这个缺口就无法堵上！”

金蒲孤一笑道：

“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才脱下上衣，而且还把缺口开得刚好合于我的背后的大小，等一下水涌进来的时候，压力一定很大，你们还得帮我忙撑住！”

南海渔人又道：“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等这里完全被水注满的时候，我们仍是深埋海光芒，用什么方法上去呢？”

金蒲孤眉微皱道：“目前就是这一点困难无法解决，虽然我已想到一个方法，但是成与不成，只好诉诸天命了……”

南海渔人还想问他是什方法。

崇明散人已急声道：“时机紧迫，我来不及多作解释了，你们记住我把背上缺口时，尽量撑住我的身体……”

说完他忽然举起一块剜出的晶石，用力对晶壁掷去，先是轰隆一声巨响，壁破水入，激动空气，使得他们的呼吸都闭住了。

然后金蒲孤仍是半身探出缺口外，一直等海水快逼近口时，他才迅速地缩回身子，用袒露的肉背紧贴着缺口。

南海渔人与黄莺四只手拼命地撑在他的胸膛上，总算勉强抗住了那巨大的冲力，直到空中被海水注满。

黄莺噓了一口气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进来呢……”

金蒲孤微笑道：“早进来倒是没什么，不过我们可得永远埋在这海底下了！”

南海渔人却明白了他的用意，轻轻一叹道：

“老弟！没得说了，除了衷心的敬服外，我实在想不出第二句话！”

黄莺仍是不明白道：“那有什么不同呢？”

南海渔人道：“金老弟是要利用海水涌进来的压力，将室